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八

休祥夢兆

原國公

仁皇朝原國公承炳之姪侍宴於崇政殿

仁皇數以酒屬之不敢辭遂醉即廷中賜輿親視其
非勅衛士送還邸明日遣內又問起居以輩行呼而
不名公好老氏之學一夕夢青衣執雉扇前導略而
告家人曰吾教盡矣具冠帶將朝而卒

王文穆公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八

休祥夢兆

原國公

仁皇朝原國公承炳之姪侍宴於崇政殿

仁皇數以酒屬之不敢辭遂醉即廷中賜輿親視其
非勅衛士送還邸明日遣內又問起居以輩行呼而
不名公好老氏之學一夕夢青衣執雉扇前導略而
告家人曰吾教盡矣具冠帶將朝而卒

王文穆公

王又穆公作舉人時謁南頓喬給事喬晝寢夢有人告云相公來奉謁喬戒關者云有賓客來悉通報相次有一舉人投刺乃文穆也喬引入卧内見其容貌磊落以家人禮待之洎公作相喬之子孫皆拔擢見康靖公聞見錄

歐陽文忠公

歐陽永叔侍郎說頃年知南譙日忽夢授潁州文夢公僕輩其帳明日與幕中會計什物於廳下夢中問主者何用對曰此宴相公物令交割與新知州明日

與幕中會因說此夢必當移潁州求幾移揚州又數年來差知潁州人云食祿有地信前定之不可移也

李文定公

李文定公迪美髭髯未御試前一日夢被人剝削俱盡迪人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省歲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劉相國

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辦裝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為解釋曰狀元不

到郎十二做劉公第十二

有脫文

凡得第二劉公因誥之曰雖斫却頭留沆在裏蓋南音為沆為項留劉同音後果第二

及第 青箱雜記

元厚之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酒弟兄教人同在禁林厚之自素思無兄弟幾此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縮一楊物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說

筆談

辛文悅

辛文悅嘗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業周顯德中太祖為殿前都點檢久不獲見一日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曰文悅果自至後累至負外郎

凌侍郎

張平崖鎮益屢乞代當屬雖已平願均勞逸王文正旦舉凌侍郎策且言性稟純懿臨位強濟所無曠土喜遂之除凌公少年嘗夢人以六部印懸劍以授之後在

劍外凡六人任見范蜀公蒙求

謝濤

濟之事備載中
吳凡聞中

太子賓客訥濤生平清慎恬於榮利晚節乞知西臺
尋分洛中司不按賓客日覽舊史一編以代賓話將終

前一日夢中得詩一章覺呼其孫景初錄之曰百年

竒特半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

按紀聞景初
乃濤之孫非子
也濤之子
名維
主紀聞作笺
浸作洽

今任義浸生民足以見駕於仁義著於神明至元而

不亂辭也見澠水燕談

懿德皇后

懿德皇后符氏陳州宛丘人彥卿之女太宗之后

后生之久有大星出光掩衆宿識者以為貴兆

楊礪

楊礪字汝礪京兆人嘗寓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謂

曰若能從我遊乎隨之至一宮大殿真人服王者服

秉珪南向凡三十餘礪即札謁之最上者前有按置

藉記人姓名礪見已名冠首因請休咎指一人示曰

此來知天尊異日為汝主礪問曰此去四十年汝成

功名亦顯悟而志之初名礪後改名從夢中見者至

是為襄王說室謂諸子曰即夢中所見來知天尊

盧秉

盧秉元豐間有能詩名嘗卧疾夢入古祠祠有大池
島嶼森列錦衣繡幘者雜焉維馬繡紛數十百人問之曰
未央宮也頃頃一綵衣中使亟召盧過池至大殿坐土
木偶數十率率文餘丹綠陳暗而咲語高徹旁一人引
盧就席給筆札命賦宮訓既寤記其半是日向午復
昏絕又續其夢中夜而與乃盡得其詩絮撲芙蓉苑
花開太液波黃頭吹月笛擢影落天河草染天邊碧

花勻自脚紅須知親帝澤不必藉春工花萼絳光影
簾旌燕子風遊絲避金葆吹過紫垣東翠環雙鳳帶
小隊五馬蹄十二龍鈎捲梨花爛熳時苑帶水塗塗知
從祕苑來春風如解意不敢起纖埃粉蝶飛仙骨隨
風過苑墻穿花不敢採應怯內家香沉沉水過宮槐
綠寂寂春殘輦路香細想人間無此景夜來魂夢到
昭陽迎春新燕尾纖纖拂柳穿花掠翠簷聞尊華宮
三十六美人爭為捲朱簾蓬萊風感水文班月梵風
廊回百間疑是首字雲外蹕聲穿嶺去行宮簇馬望驪山落絲如四

濛濛立夏天樓前槐葉影初團傳聞紫殿深深處便
風薰風入舜絃明年病夢如非聽霓裳三獻覺而語
家人曰霓裳聲絕人世矣又三獻吾能久乎已而果
卒今觀前人辭章不正者類托之夢兆此詩明白怪
奇如是殆不可理推也 見西清詩話

趙閱道

治平中龍圖閣直學士趙公忞鎮成都有張山人者
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白曰為我白龍
圖公促治裝行當日覲且叅知大政矣趙聞而異之

諭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邀欲同見公張固辭曰與
公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
至密令人來白公當屏去導從然往見之他日又至
李方遣人白公而張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
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膺召命乃
貳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特遣公書云當來相
見公大喜語宿寮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無耗至秋
公奉詔再鎮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
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叅政初時入謂李餘慶也學

謂李餘慶謂
張李產公當
以字注于旁

尚書兩度來謂張乖崖公也到日先生應吹我白頭
猶自走塵埃之句

邊鎬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前永
嘉守脩髯秀彩骨清神疎所披衣巾輕若烟霞曰欲
托君為父子項寄浙西飛來峯翻譯金剛經然其流
分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
葷羶嗽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為真僧以畢前經夢訖
鎬生眉顏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自小康樂成童聰

敏好文字盡若夙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迴之

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變娶者衆雙親強而

要焉後嗣主環愛其悖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唯

好釋氏初軍平建州克捷凡所見捷捷惟務全活建人德

之號為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為統軍諸將欲縱掠獨

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譚人益嘉之謂之邊善疑善字

薩及帥於潭政出多門絕無成斷惟事僧佛楚人失

皇謂之邊和尚

文侍郎

艾侍郎頴少年赴鄉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葺闢
顧謂艾曰君此登第必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
如^如之汶上少典籍今學疎林聊觀塲屋爾安敢俯拾
耶儒者曰吾有書壹卷以受君宜少候於此詰旦奉
訥翌旦果持至乃左傳第十卷也謂艾曰此卷書宜讀
取當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甲第然齡祿俱
不及君記之艾頗為異時亦諷誦來會李愚知舉誠
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受之擢甲科後
四拾年當祥符五年御前故進士亦誤此題徐奭為

狀元後艾果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薨於汝徐歲

四十四翰林學士卒

見玉壺清話

胡旦

胡旦為兵部郎中知制誥將獲罪前數日禁中忽報云
召對賜鞭馬傳者悉白有位即吏傳報四方既而詰
之虛也並不知所傳之自數日貶安州行軍司馬此
事目所覩焉

富鄭公

富鄭公早年嘗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相托鄭公曰

相公德被生民當得遐壽何處及此後二年罷相知
鄆州辟鄭公為伴到任歲餘有大星墜於宅園東北
角蒙人怪之相公曰後月當見至後月薨鄭公為喪
事故鄭挽詞云遺德被生民正與當年夢中符契

呂端公

呂誨端公先朝為御史直言正色傾動朝野以言事
出安州一日獨坐瞑目忽見一碧衣童云非久玉帝
南遊炎州命子隨行解糾正群仙炎州苦熱上帝賜公
清陽丹一粒公拜賜因而吞之若冰雪下咽乃覺公

頗異其事亦謂所親者言之不久公捐館進士朱明
復登第自湖北渡湘江道見吏部兵數百人前導次
見公跨玉角青鹿左右皆青衣童明復雅與公善乃
降騎拜曰公何之也公其已仙乎咲而不荅公曰吾
侍上帝南遊不得叙款曰口占一篇為別詩曰功行
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 帝為司糾更
有何人直栢臺乃南去後數日方聞公謝世云

鍾輻

金陵才子鍾輻少年氣豪一老僧相之曰居及第則

此條亦見於湘山野
錄而微有不同

家亡時樊若水愛輻之才以女妻之及燕尔應詔洛
中果中科第由是携一女僕青箱過華州蒲城其宰
乃故人延留累日一夕盛暑追涼縣樓痛飲而寢是
夕夢樊氏出一詩示生怨責頗深詩云楚水平如練
雙雙白鷺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生夢中愧謝
戲荅一篇曰還吳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
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欲凋零既寤因趣裝歸至
采石渡青箱心痛數刻暴卒生忽忽棄於一新墳之
傍泊至家門巷空聞妻亦亡已數月詢之親隣樊亡
之日乃夢於縣樓之夕也青箱葬處乃樊之塋地也
不植他樹惟海棠數株葉萼周謝正符詩意鍾嘆曰
浮圖老僧之說信哉竟不仕隱於鍾山著書養氣壽
八十餘

王素

王素待制大丞相旦之子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
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 上前事有不合衆
皆引去分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 帝曰真御史
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鵲一目欲作奏論事方據几筆

則瞠目思睡乃就枕夢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殿上有紺
服翠冠與公對揖緋服者謂公曰公棄去仙局下謂
塵世未久也吾即玉京黃闕東門侍郎也公向以奏
牘玉帝語傷鯁訐暫謫下世今公欲作奏論事有入
利害更審之而後靜也公曰諾上顧左右送公賜乃
寤夜已鼓三乃索筆書一絕於牕云似至華胥國裏
來雲霞深處見樓臺月光冷射鷄鳴急驚覺遊仙一
夢回後出鎮定武亦以惠政稱晚歲思玉京之夢乃
為詩曰虛碧深歲白玉京夢魂飛入黃金城何時再

步烟霞外皓齒青童已掃廳

石曼卿

此條已見三古卷中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歌詩豪於一時嘗於平陽會中代
作寄尹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衣

舊山河損桃李鴈聲比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
肩聳石州山封起嬌波泪落粧如洗汾河不斷水南
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數年故人闕詠字永
言忽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常以自為平陽
代意一篇最為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此詩盛博

於世在永言爾詠覺後增演其詞隱度以入迷仙引
聲韻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致謝見名賢詩話

韓魏公

魏公治維揚日有一異人相訪云公之名位當如州
東相公至官師而憂責過之後某年某月日可見但
一生為丘為人所櫻耳既而潛去不復見嘉祐中自樞
密使拜集賢相有來賀者乃當時維揚所見之人也
語公日記當時所道月日否乃今日也公此去方任
重責山野之人命今將永托門下公喜留之會客至先

起尋失所在

又

元絳與堂叔來赴省試既至都有叔因病委頓厚之
已為營幹山具也矣經久復蘇乃云宜中曾到一官府

殿閣甚多金碧相照俄過一堂上有榜云侍中堂俯
而窺則字皆黃金又以青紗覆之其人姓名有四曰
趙普曰丁謂曰馮拯韓某厚之即書其事於紙公時
未第人亦莫知有公姓名後省榜出忽見之人猶戲
相謂曰元氏之夢非此人乎既而唱名公亞得首聞

時事者固已異之既受監丞通判詣朝堂過正衙時
朝堂中數朝士見一衣朱少年同坐未甚為禮及相
問姓名乃云近有人夢君為侍中知否公遜謝不敢
當後推考本朝為真侍中者惟此四人而已

見魏王別錄

後山居士

夢中賦詩往往有之宣和己亥歲僕在拱州宿城北
鄭和衣家夜夢行一大路中寒沙沒足其旁皆田苗
丘隴一婦人黃衣紫裳行田間因曰此中無沙易行
僕從之不能登婦人授僕手登焉月明無樹未望皆

野田麥苗婦人求詩引僕籍草坐有如磚臺一止有
紙筆僕頭題詩四句云開未詳關花亂春草春有又邊鴻社燕
年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濯古道月寒人迹稀拍筆磚
上有聲驚覺宛然記憶是歲大病幾死後亦無他

江子之

余友江子之夢與余同登樓飲酒逐客子之夢中作
詩云晚風殘日下危樓斜倚闌干蒲眼愁休唱陽關
催別酒春愁情離恨愁悠悠見希李聲詩話

恨字下有闕文

夢中賦詩

昔士人忘其姓名夢到一處與客泛舟環水皆奇峯
可愛賦詩云山色濃如滴湖老平如席風月不相識
相逢更相得既寤而言之後數日卒

詩載

一 范魯公之孫令孫也。有學行登甲科嘗公輔器之王
魏公且妻以息女令孫嘗以登覽有詩曰孤雲不為
雨盡日却歸山識者謂不極進用之兆令孫官止右
正言年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

二

濮州人李值成伯與張續禹功師事徂徠石守道為
門人高第歐陽文忠讀徂徠集詩常續最高第竊浙
各名科成伯少首被名當嘉祐中詔舉天下行義之士

遣詣闕成伯首被此舉詔書方下而卒士大夫痛惜
之時禹功居南曹成伯前卒數日以詩寄禹功其句
曰野堂吹落讀殘書禹功怪其語不詳迺往訪之未
至濮成伯已卒矣見澠水燕談

三

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江南李遇通經術又有章應大科召試第一嘗作詩曰人言日落更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碧映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觀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恐時命不偶後竟如其言陳文惠公未達時嘗作詩曰千里好山雲乍歛一樓明月雨初晴觀此詩意與李君異矣然則文惠致位宰相壽餘八十不亦望乎

四

宋荅公庠知許州開西湖作詩曰鑿開魚鳥忘情地

晨盡江湖極目天識者觀詩意則知公位極一品矣孟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西度長安陌空將泪見花其後友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放蕩思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大凡進取得失蓋一常事而郊器宇不充偶一下第則其情隕獲如傷刀劍以致下淚登後登第則其志充溢若無所容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速也後郊授溧陽尉竟死焉

五

丞相劉公沆廬陵人少以氣義自許嘗詠牡丹詩云
三月內方有百花中更無人述懷詩曰虎生三日便
窺牛獵日寧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黃閣貴便須求伴亦
松遊奴顏婢舌誠堪耻羊狼狼貪自合羞三尺太阿
星斗使備風換何時去取魏齊頭皇祐中公初出領豫章轉
運運他風素有詩名乃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公即
席和呈文不加點詩曰擎天有八柱一柱此為存石
簞千尋勢波留四面痕江湖中作鎮風浪裏蟠根平
地安然著饒他五嶽尊覽者皆知公有宰相器矣未

幾叅大政遂正鼎席

冠萊公少時作詩曰去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
至雷州吏至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對云十里則南遷
之相前詩已預識矣

乖崖張公詠晚干典淮陽郡遊趙氏西園作詩曰方
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閑殺老尚書後一年捐館亦詩
識也

蘇絨字章甫性忠義喜功名皇祐中以祕書丞知莫州值儂賊亂作他州皆不能守獨絨捍禦有功恩授閣職尋坐事貶房州司馬嘉祐中復官權知越州諸暨縣余與之同僚嘗贈絨詩曰燕領將軍欲白頭昔年忠勇動南州心如鍊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挽可收後十有八年絨知邕管交趾叛攻城力戰陷沒朝廷憫之贈奉國軍節度使賜謚忠勇則所謂忠勇之謚已先於詩識之矣

蘇子美慶曆末謫居姑蘇以詩酒自放一日觀魚滄浪亭有詩曰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為不祥未幾果卒而天下士大夫咸嗟惜之

鄭毅夫詩標格飄散晚年為遇雨詩曰老大燒空未肯收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未幾自杭移青道病蟻舟高郵岸下乃卒何自識之明也

此事湘山野錄亦載而大不同

十一

丁晉公在中書總領真宗山陵事李維在翰林援其親識為挽郎有懇謂於謂曰更在陶鑄丁應聲曰陶鑄獲陶鑄齋郎又挽郎李繼曰自然堪下淚何更斜陽未幾丁敗見名賢詩話

十二

晉公從駕東封與顯官聚話因話及東嶽有奈何黑水乃人間陰獄也晉公感其事而成詩焉黑水溪傍聊駐馬李何岸上是回頭高崖昏處是陰獄須信人

生到此休公後崖州亦前定也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八

類苑卷四十八

大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九

董刊本作卷四十九 祥夢兆

夢遊元宮

李至陽嘗作元宮序畧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久疾忽愈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

李至陽疑作李南陽

然於中人一金龍騰踞於床之上碧髯金鬣老體天

人當作大

地旁有道士博眇若電謂余曰此元宿之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龍積疾亦銷予將拜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命公與李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九

休祥夢兆

夢遊元宮

李至陽嘗作元宮序畧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久疾忽愈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歸主

李至陽疑作李南陽

然於中人一金龍騰踞於床之上碧髯金鬣老體天

人當作天

地旁有道士博眇若電謂余曰此元宿之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龍積疾亦銷予將拜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命公與李

坑相並為賓客 太宗戒真皇白二臣皆宿儒重德
不可輕待吾選一人輔導汝宗基國本吾無慮矣
真宗恭稟皇訓見心先拜符元宮之兆也

銅碑記

梁沙門寶誌銅碑記多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真
州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
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
宣祖謂正當之也

楊文公談苑

昇元寺石記

江南將亡數年前脩昇元寺殿掘得石記視之詩也
其辭云莫問江南事可憑抱鷄聲寶位趨大出金陵
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隣嬌小女騎虎踏河水
王師以甲戌渡江後主寔以丁酉年生曹彬為大將
列冊城南為子建也潘美為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
平縱火即安仁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右之
地

秦淮石記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

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及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着也

天水碧

今陵將亡前數年宮中人按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為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經宿露之號為天水碧宮中竟服之識者以為天水趙之望也

金陵石記

開寶中新脩營得一石記數百字隸之從頭去從他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為石子盡更書千萬箇從他痛不知其識已未王師渡江云

冰稼山頽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數寸既而華山震阜頭谷汜折數寸又蕩搖十餘里覆壓甚衆唐天寶中冰稼南露而宣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豫達官怕又詩有泰山其頽哲口人其萎之說衆謂大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韓公琦薨王荊公

作稅詞畧曰冰椽嘗聞官達怕山頽今見哲人萎蓋謂是也

名亭

檢止官張謬家起名亭曰允中蓋取易允昇義後謬遷太子中允停官或者解曰允中亭者官至允中而停也太子中舍陳有方知鄆水縣臨水亭名心觀蓋取荀况君子必觀於水義或者解曰必觀亭者必停官也後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 見青箱雜記

駕幸東府

初作東府望氣者曰異哉乃有天子氣及府成車駕果臨幸時龍圖張校以詩慶兩府諸公而王丞相和曰曾經主上經過迹更費高人賦詠才

東嶽受冊之異

向大資敏中祥符四年十月為東嶽奉冊使前奏奉冊前十日雨雪日甚至十一月五日謁本廟奉冊忽然景氣晴和宛若春意又得兗州狀稱據黃現鋪人負夏興狀今月四日將兵巡至馬嶺見五人各服黃紫衣執幡蓋興等恐是冊使向前迎接忽然氣霧漸

原本殿字

起即不見又得天貺觀道士孫守一狀冊使諸本殿
燒香畢有皂鶴兩隻至殿盤旋飛翥甚久詞臣各進
頌見湘山野錄

遂清殿學士

治平三年予為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
命草某人為遂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
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名當制學
士呂縉叔草制除邵不疑為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
承旨張公所作詔云迺規層築遂在西清然悅記去歲

學字近刻
舍人

築近刻字
注云已字犯
御名

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

出退朝錄

軌革

李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病病止驛舍兩月餘
璋當命蜀人費季先作軌革御影先畫一鳳止於林
下有闕焉又畫一鳳立於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
蓋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闕傳舍名鳳臺驛始璋立二
子侍行三子守官於外聞璋病甚悲來奔視至之翅
目璋乃卒果臨喪者五人 見倦遊雜錄

又

術士李某忘其名者亦傳管輅軌革法畫掛影頗有
驗今丞相惇嘗問之掛影畫水邊一月中有古字未
幾除知湖州又盧龍圖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
州雖不同而其影皆符 見滄水燕談

夢名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過長安
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而視
之不可問其間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

寤遂改名抃因字夢得又教日至華陰與數同人詣
金大帝廟乞靈且求夢夜中夢明窓下章制誥諸同
人相慶曰他日為知制誥翰林學士矣雖未以為信
然乃陰自喜明年第三人及第其後為直集賢院知
制誥如其夢云又言其初得此夢甚喜及才作翰林
學士頗嫌之矣人心是無足也是時夢得已為叅知
政事月俸祿差厚耳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
學士而勞責過之又有堂吏嘗夢火山軍姓劉人作
狀元閱火山軍解又無姓劉人明年劉輝作狀元能

作賦有聲場屋人不以行許之歷江寧河中愈判卒
見東齊記事

二

元豐中汶梁述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牌
箔金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黃裳明年御
前賜遊士第建安黃裳為天下第一

三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曆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寶
不以文賦罷寢旅舍夢一人告之曰君今年未當中

第彥祖甚不平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
余生年月日時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咲曰君中選
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
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
不利於禮部八年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見
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比感疾因眠夢至一
大府見二人因懇求生平命祿二人咲不答再叩來
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待此分流君即登第覺
以水分流而池不能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即

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殿父莫大於配天
廷試圓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
王謹於事天得怡館職皆符夢中之言

角聲

元祐四年夏余初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
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知咎在太守時蒲資政
方到府太逾月落職知虢州數日獨見孫曰角聲逾
不和矣未幾王宸待制自同復蒲鎮七日丁母夫人
憂去至九月中孫復語近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

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暴病卒
其驗如此不知何術也

占星

景德四年司天監文序奏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十
五日五星當聚周分既而重奏臣尋推得五星自閏
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近
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優上之道也若伏而
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之未也有但恐今夜五
星皆伏 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赦

天下加序一官群臣表賀 見湘山野錄

千葉牡丹

李司空昉淳化中家園牡丹一歲中有千葉者五色特為繁艷李公置酒張樂召賓客以賞之自是載四長幼凡五喪蓋地及物之驗 見楊文公談苑

收恩州

慶曆七年具州卒土則據城叛召明鎬加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於是仁宗欣然遣之且曰具字加文是卿敗賊必矣未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

章事曲赦河北改貝為思 見澠水燕談

蛇精

魚諫議周詢知安州一日園中園吏見大蛇乘欄楯上熟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也子壽亦嘗言周詢於相法為蛇形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凭鼓而睡通判有恠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既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君謨為蛇精 見東齊記事

彭蠡湖神

張洎嘗涉彭蠡湖一夕夢古衣冠侯之禮甚恭且言居正在側他日願為整葺洎既寤訪於舟人云湖畔有左蠡里祠至則神象如夢中所視洎歸中朝叅大政至道中里民將葺廟廟側有人夢神云自有人治之汝不當因遣人崇飾吳俶為記

木中有文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折柿未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

筆力國字中間或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偽

者其橫畫即是橫埋斜畫即是斜理其末直剖偏當

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并脚皆橫提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上下兩畫木合之如合契焉筆設

電作人面形

熙寧中河州雨電大者如鷄卵小者如蓮芡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預告耶見沈存中筆談

五來子

建隆初京城唱五來子新番之曲其後下荊州克湖

南平西蜀收嶺表復江左凡五國來朝乃其識也

崇文院詩

淳化中崇文院西序直肆廬絕高處有人題兩句詩
云扶風送炎去庭樹葉齊洛是年立秋日史館檢討
宋炎罷職來年立秋日葉齊點

馬相隄

至道二年四月內丞相暮歸將至西掖門參政張洎
李昌齡馬相隄斷轡二人皆墜地寇準馬驚躍幾墜
六月大雨泥濘泊晚歸馬渡橋墜前足沒泥中折巾

一角塗潦被體是秋泊被病明年罷政事卒其年七
月準罷來年夏昌齡坐定通內侍王繼恩下獄貶許
州行軍司馬

酒病

殿中丞王全吳人嗜酒常沉醉為嶺南知州日縱酒
忽一日臍裂有聲以榼承之得清酒斗餘後數日乃
卒 見澠水燕談

蜀桃符

辛寅遜仕為蜀孟昶為學士王師致討之前歲除昶

按全唐詩
作幸寅遊

令學士作詩兩句寫桃符上寅遜題曰新年納餘慶
佳節契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益州
長春乃 太祖誕 聖節召寅遜歸朝為太子中允
上疏諫獵詔褒之 見楊文公談苑

唱第日五色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甲科
未絕而日五色於上群臣皆賀後議者以為韓魏公
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而終福祉稷則屬公焉 見魏
王別錄

駕幸汾陰

祥符四年車駕幸汾陰起偃師駐蹕永安天文側院
驗測渾儀杜貽範奏郊時二刻日有赤黃輝氣變為黃
珥又變紫氣已時後輝氣復生 見湘山野錄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九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

董刊本作卷四十八

占相醫藥

陳希夷

相宗居潛日與趙韓王遊長安市時陳搏乘一衛遇之

下火驢啖巾箸幾墜左手握太祖手挽太宗可相從市飲乎祖

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當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

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預此席既入酒舍韓王脚

跛偶坐席左陳怒曰紫薇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

占相醫藥

陳希夷

一

相宗居潛日與趙韓王遊長安時陳搏乘一衛遇之

下大^驢笑巾簪幾墜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可相從帝飲乎祖

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當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

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預此席既入酒舍韓王脚

跛偶坐席左陳怒曰紫薇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

手斥之使居席右見湘山野錄

在中當是法中
衣亦服當是亦不取服

二

錢文僖公若水少時謁陳搏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

月請子却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齋地爐中一

老僧擁衲瞑目附火於爐旁錢揖之其僧開目微應無補失

遇待之禮錢頗慙之三人者嘿坐持久陳發語問曰

如何僧擺頭曰無此骨等既而錢公先起陳戒之曰子

三兩日却來錢曰唯後如期謁之搏曰吾始見子神

觀清粹謂子可學神仙有昇舉之分然見之未精不

敢奉許將召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

卿耳問曰其僧者何人曰麻衣道者

見湘山野錄

三

王克正仕江南曆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

其家修佛事為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縷經捧爐跪像

前會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觀

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曰衣人翰林女子嫁

即為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怒為叅知政事一日

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

荆川碑徧載此事必筆錄而字句多去想所須非原本也

此皆以意改碑
編作跪爐手
象前無衰
經字尤訛

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 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
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
以年高不願娶 太宗敦諭再三晉公不敢辭
為室不數日封郡大人如陳之相也

異僧

太宗八子 真宗為第三已封壽王詔一異僧忘其
名入禁中遍相諸王已見七王已惟 真宗時方寢
息未得見之僧奏曰遍觀諸邸皆不及壽王者上曰
卿未見安得知僧曰見三僕立其門皆將相材器其

僕既爾主可知矣三僕者乃張相耆楊相崇勳郭太
尉丞祐

王真公

王真公 欽若 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
書薦謁錢公希白公是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
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真公跼促門下因厲聲
詬閣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也若聲形相
稱世無此貴但恐形不副身爾願邀之使其獲見希
白召之真公單微遠人神骨疎瘦復贅於頸而舉止

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者
稽顙稱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
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
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
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
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
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夏侯嘉正

夏侯嘉正荆南人劉重子者幼警善聲骨及命術謂
公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惟得聲貴自餘俱弱已
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後至正言直飲充益王
生辰使得金幣方輦歸私第欲留之為潤屋忽一緡
自起地立久而方仆遂感疾月餘而卒

僧化成

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叅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叅政
絳為翰林學士却判牧常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叅政
早晚為公化成曰給事中為叅政譬草屋上置鴟吻
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

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成又消息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憮然不惻亦潛記之既而呂權日盛臺喋諫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語府界提舉蔡確曰化成言叅政禍在今日真漫浪之語也二公相視而咲遂同還群收促召成而謂之成曰言必無失姑少俟之二公愈咲其術非既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是時曾待制孝寬同判收簿晚來應方即坐元因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御史蔡承禧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也語未已內探報今日蔡察院

言語叅政兄弟元二聞之大駭乃以化成之言告曾公

既而呂罷政事實始此也

費孝先

言語叅政兄弟數字中有脫誤 二句之為
且公問之

唐垺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為作卦影畫人一衣紫持弓箭射落一鷄垺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鷄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翊日抗疏一彈荆公又乞留班頗誼於殿陛上怒降垺為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八月被責垺嘆曰射落之鷄乃我也

自至和嘉祐已未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
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
卜本欲前知而卦驗於事後何足稱耶

章郇公

章郇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宋
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
生年月日時始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
使張宋退召術者之以朝士命推之惟得梁的適呂
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嘆息而已是時梁呂公
皆為小朝官既而梁為相皇祐中熙寧中呂為樞密
使皆如郇公之言

陳暴公

陳執中好閱人而解賓王最受知初為登州黃縣令
素不相識執中一見即用大勅奉京官及後作相又
薦館職賓王仕至工部侍郎致政家雄於財諸子皆
京秩年七十餘卒賓王為人方頭大口敦龐重虜左
足下有黑子甚明大寔亦福人也

馬尚書

馬尚書亮知廬州見翰林王公洙為小官馬公曰子全似宋尚書異日官至八座日加異待通判嫉之後羅王公遂以罪免乃曰你這回更作宋尚書其後王公竟登近侍及卒贈尚書

羅宗當有織字

吳處厚

余嘗謂風鑒一事乃昔賢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巫卜相之流用以賈鬻取貨者故春秋單襄公成肅公之徒每遇會同則先觀威儀以省禍福

此事神編中亦載而節去字句甚多且下止錫宗類苑三字而不書為吳處厚事則余嘗謂三字為惟之享前輩讀書減記後

而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然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公論之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者是則屠兒餽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因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此頑童窮固則豐盈固賢哲相也

此行未詳

楊文公

楊公大年尤負藻鑑在翰林日與章郇公共事常言郇公異日作相已所不及又見著作佐郎張士遜知

其有宰相器即薦之由此大拜入鄉人吳待問嘗從
公學公語其從曰汝輩勿輕下吳異日須登八座亦
有年壽後皆如其言待問即春卿冲卿父也

又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
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
少習明經以貧慵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竒之曰子
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
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

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
嘆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恠而問之大
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
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謝希深初
以奉禮郎鎖廳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
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
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歸田錄

張堯封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

謂之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
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
封温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大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見歸田錄

李文靖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公炳知預州屬因事涉
江公寔待行俄而風濤暴作舟幾覆沒有大校王其
性善人倫曰此有真相孰敢為害何惧之有是日果
利涉無虞眾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 魏王

見說郭沂公筆錄中

語錄

張永德

見說郭沂公筆錄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
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
德曰其誰乎曰天意所兆安能識諸然而有事庶幾
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
之未德常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勲位漸盛永德
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生歲在亥永德嘆駭其事乃
傾身親附相得甚觀凡已之所有玩好資用子女玉

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禮
貌富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太祖世無替焉

丁晉公

晉公言趙晉初罷隴州判官巡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
問命次簾下看范魯公質駟殿稍盛歎似此大官修
個甚福未得到此勛曰負外即日富貴更強似此何
足嘆羨往後便為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晉公

談錄

僧奉真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
使奏課於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悵
悵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
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對
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
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
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
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復發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
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見

閔王延政

閩中王氏兄弟尋干戈之釁延政以建汀一州稱帝國號大殷郊壇於郎山以延平縣為鐸州以將樂縣為壩州凡四州馬立三年為江南所滅延政歸金陵至鄱陽有一僧求見且言大王此去當有三大厄過過是無咎矣因饋之藥丸大赤丸二小綠丸十云每晨起即服大赤丸一至暮以五小丸下之復滌洗以真鞞囊以備迭餌時中主多置醜內宴獨賜花酒延

政既飲便是昏醉坐不安席而起趨出使人視之至宮外大嘔吐通夕無恙又月餘復宴院中如前賜酒彼已昏醉如是三者即時而吐無所苦中主謂其有天助不敢復圖之建饒州為永平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光山王延政祖潮光州故也延政至鄱陽泊船故處復見其僧云當以藥見還三厄無憂矣在鎮數王以壽終

陳昭遇

陳昭遇者嶺南人善醫隨劉鋹歸朝後為翰林醫官

周所法慈解
法當是謂之也
解董遇以為讀書百遍義自見豈是之謂

歟

吳越王錢鏐

公言錢鏐年老一日失明聞中朝國醫胡某者善醫
上言求之晉祖遣醫泛海而往醫視其目曰尚父可

無療此當延六七歲壽苦法瘼去內瘳眼即復舊但
慮損福耳鏐曰吾得不為一日鬼於池下足矣願醫
盡其術以療之當厚報醫為治之復故鏐大喜凡賂
醫金帛寶帶計五萬緡其舟送醫歸京師醫至鏐卒
年八十一矣醫之孫收得鏐其與祖書數幅曾孫惟
演贖得親見賢

太宗校醫人

賈黃中為禮部侍郎兼起居監察中風眩卒太宗
悼惜之切責諸醫大搜金城醫公凡道神農本草黃

所治疾多愈世以為神醫純朴不讀書詰其所習不能答嘗語所親曰我初來都下持藥囊抵軍壘中日閱數百人其風勞冷氣之候皆默識之然後視老幼虛實按古方用湯劑鮮不愈者實未嘗尋脉訣也莊周所讀懸解董遇以為讀書百遍義自見豈是之謂歟

吳越王錢鏐

公言錢鏐年老一日失明聞中朝國醫胡某者善醫上言求之晉祖遣醫泛海而往醫視其目曰尚父可無療此當延六七歲壽苦法瘼去內瘳眼即復舊但慮損福耳鏐曰吾得不為一目鬼於池下足矣願醫盡其術以療之當厚報醫為治之復故鏐大喜凡賂醫金帛寶帶計五萬緡其舟送醫歸京師醫至鏐卒年八十一矣醫之孫收得鏐其與祖書數幅曾孫惟演贖得親見賢

太宗校醫人

賈黃中為禮部侍郎兼起居監察中風眩卒太宗悼惜之切責諸醫大搜金城醫公凡道神農本草黃

帝難經素問及善針灸藥餌者校其能否以補翰林
醫學及醫官院祇俟

王繼忠

真宗為開封尹呼道衢中鐵盤市中一醫者瞽令張者
夏守贇楊崇勳左右數輩揣聽聲骨內困以為娛或
中或否獨相王繼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訝半生食
漢祿半生食胡祿 真宗咲而遣去繼忠後為觀察
使高陽總管咸平六年虜寇望都與虜酣戰至一夜
戎騎合圍數十重徐至戰徐行欲傍西山而遁至城

陷被虜上聞之甚嗟悼景德戎人乞和繼忠與撰奏
章而勸諷誇掖大有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後每歲遣
使 真宗手封御帶樂茗以賜焉繼忠服漢章南望
天闕稱未死臣哭拜不起聖體起居不避虜嫌以其
姿儀雄美虜以女妻之為封吳王改姓耶律卒於虜
人為陷番王氏也 見玉壺清話

史炤張母氏

史中暉之母張氏能知觀其所為而知其貴賤貧富
文潞公張果卿高敏之呂公初舉進士皆時館其家

極禮待之言潞公果卿敏之大貴初有名而不達後
皆如其言中暉名炤為光祿卿公初終於大理寺丞
國子監直講 見東齊記事

寇忠愍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
中謂方為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朝
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廷評入界
唐公駭喜出郊迓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
且出諸子羅拜唐新飭勒鑄置聽之左寇既歸船其

子極白其父曰適者寇屢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詢牙
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十四秀才既而力為延譽極
遂於孫漢公榜登甲戌名 見倦遊雜錄

許希真

天聖中 仁宗不豫國醫進藥久未效或有薦許希
善用針者召使治之三針而疾愈所謂興龍亢者是
也 仁宗大喜遽命官之賜子甚厚希真既謝上復
西北再拜 仁宗恠問之希曰臣師扁鵲廟所在也
仁宗嘉之是時孔子之後久失封爵故太初作

許希善用針
字連下非名也
文義自見

許希詩以諷之於是詔訪孔子四十七代孫龔文宣公

竇仁惠

竇儼字望之剡門人善推步逆知凶吉盧多遜楊徽之俱為拾遺儼謂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矣恨儼不得與也貳拾遺則見之范蜀公蒙求

又

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儼為文宏瞻不可企及有集百卷得常楊文體又撰釋門教事五十件從一至百

數皆節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興廢之世

撰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為學

士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

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下云無差謬

嘗指明德門謂盧楊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為大宮

闕兵漸消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耳然京師

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書軌

混同多遜為相貶朱崖而亡微之為尚書生皆如其年

言又儀於堂前彫造椅子二隻以祇右丞洎太夫人

同坐儼忽見之謂兄曰好工夫柰其間一隻至甚月日
 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護不用果至是月有
 內至儀弟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椅子就門外
 下馬遂為馬踢而碎之此晉公聞於揚徽之尚書說
 也又儼謂其弟偁政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為相兼
 總無壽其問悶唯四哥稍得然結果得自家兄弟姊妹
 了亦住不得後偁果為政只有王家太夫人即王
 沂政參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而逝偁尋以抱
 疾而嘆曰二哥嘗言結果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
 不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實二侍郎乃
 今之師曠也晉公即偁之婿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一

占相醫藥

貴人識貴人

董刊本作卷之十九

馬尚書亮以尚書自外郎史直館使淮南時呂許公
 夷簡尚為布衣方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上
 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公果為
 宰相馬公知江寧府時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
 過馬接之極厚且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數
 子出拜曰願以老夫之故他日得在陶鑄之末曾諫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一

占相醫藥

貴人識貴人

馬尚書亮以尚書省外郎史直館使淮南時呂許公
 夷簡尚為布衣方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上
 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公果為
 宰相馬公知江寧府時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
 過馬接之極厚且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數
 子出拜曰願以老夫之故他日得在陶鑄之末曾諫

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坐上見
晏元獻公晏李之僭也時方為奉禮郎諫議熟視之
曰晏奉禮使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為相也
呂許公夷簡為相日文潞公來謁許公改容禮接因
語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某位夏英公竦謫守黃
州時龐頡公司理叅政英公曰龐司理他日當貴遠
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
有之也

狀元多同歲

本朝狀元多同歲此於星曆必有可推者但數問術
士無從而曉之爾前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
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
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
整皆生於庚午

擇婿

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優權掌西監
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使君為擇婿范曰監中
有二舉子富弼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

可婚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
即取富臯為婿臯後改名即丞相鄭國富公弱也

擇妻

龍圖劉公燁未第前娶趙尚書晃之長女早亡而趙
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公登科晃已捐館夫
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
不敢為姻如言尚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
七姨為匹意欲九姨議姻故也大人請之曰諺云薄
餅從上揭劉郎統及第豈得便簡點人家女劉公曰

非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匹九姨乃真匹遂
娶九姨後生七子凡忧皆至大官七姨後通關生竟
不第落薄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

見青箱雜記

年命同

太尉程公戡侍郎 掌公禹錫俱以庚寅三月十日
生程子時掌午時二公同年及第程作樞副使晚年
師安建節而掌以工部侍郎致仕位不迨於程而二
公享年不差程以治平二年二月薨掌以其年三月
捐館

二

翰林王公洙修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己時生
 王十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二年六月卒卒時王公
 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剥庶可以免灾侍
 郎掌公曰錢雖少年榮進晚節滯留王雖早歲奇蹇
 晚節遷擢長短比折福福掌均王公竟不起 青箱雜記

三

梁少卿 吉甫 宋郎中 咸 俱以乙未八月二日生梁申
 時宋已時梁年二十八已為太子中舍通判饒州而

宋末第客遊鄱陽有日者妙於星術宋性叩之日者
 曰秀才命似本州通判他日官職亦相類壽則過之
 後皆如其言

四

王端明素盧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
 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於軍伍王卒於邊藩盧薨於
 殿帥事皆畧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考有過於王得
 非以少年微賤耶

五

張尚書方平李給事徽之王祕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張百時李卯時王戌時迄今皆致政康強六

劉忱過鳴犢嶺見所由張秀問其年甲與忱同辛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劉午時秀已時後秀陝西效用有功累官至團練使卒卒之年任利路運使因出巡乘輜撲落崖亦幾於死

寇萊公骨似盧多遜

初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名早退庶免深禍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卜者一日閱四宰相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寇萊公遊相國寺請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公齊賢王相公隨後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日消聲一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欲為之作傳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

名今予以則又忘其姓名矣其人亦可哀也哉

官不可妄得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嘗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致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為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屬王公曰朱嚴未授命而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為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孔其大者乎

筆談

栢繼邕

栢繼邕者善為小兒醫學月餘皇女疾呼繼邕切脉皇女遙見衣綠官人以緋袍蒙之而入以白上即賜緋

艾謂之一壯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也其言若干

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筆談

分曹圍碁

四人分曹共圍碁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
立於彼曹能者之上令求急先攻其必應則彼能者
為其所制不暇恤局則常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者
此虞卿闢馬術也

筆談

鬚髮眉所主藏

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主五藏各異故有
老而鬚白眉髮不白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藏氣有

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於腎
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
鬚下為勢故女子官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
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

筆談

鷄卜

史記稱四夷各異卜漢書稱粵人以鷄卜信有之矣
元豐中予為大理丞斷嶺南奏案常庶為人所殺屍
在潭中求之弗獲庶妻何以鑄就岸爨煮鷄子卜之
呪曰儂來在個潭裏他來在別處少頃鷄子熟剖視

則儂常全曰鷄卵得儂屍在潭裏果得之然不知所
謂得儂者其何如也 見東軒筆錄

羊卜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廝乾必反以艾灼
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
春處為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
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
明主人乃生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
食坐羊食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

跋焦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
尤神之 筆談

服石

醫之為術苟非得之於心而恃書以為用者未見能
臻其妙如术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
忌术五石諸散用鍾乳為主復用术理極相反不知
何謂予以問老醫皆不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
雖温而體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
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

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爾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人盛則鼓之反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太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須焚之勿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惟不可服五石散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故也古人處方大體一如此非比書所能盡也况方書仍多偽雜如神農本草最為舊書其間差誤尤多醫不可以不知也 筆談

服芎窮暴死

予一族子舊服芎窮叔鄭熊見之云芎窮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子姻家朝士張子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芎窮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予目見者 筆談

苦參損腰

予嘗苦腰重久坐則旅拒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予曰得無苦參用潔齒否予時以病齒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

常少御舒昭亮用苦參指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筆談

長松治大風

釋普明齊州人久止靈岩晚進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知識復告之云長松生古松下取根餅之皮色如齊芫長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毒明採服不旬日毛髮俱生顏貌如今故并代間士人多以長松雜甘草乾山藥為湯

煎服甚佳然本草及諸方書皆不載獨釋慧祥作清涼傳始序之然失於怪誕 見澠水燕談

丹砂

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年輩鍊朱砂為丹經歲餘困沐砂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發憎冒一夕而斃朱砂至涼藥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為大善既能變而殺大善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洞羽化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 筆談

治面瘍

楊喁為光祿寺丞直史館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若覆甌內潰出濃血不輟吐之甚痛楚醫為療之百方彌年不差人有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用喁乃索瘍人療瘍必攻以五毒合黃 賣石膽丹砂雄黃碁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煙上看以鷄羽掃取以注創惡肉破骨盡出喁即依方注藥創中少頃朽骨連潰出疾遂愈至今十五年喁見任主客員外郎見談苑

療齒

瑩丙午歲訪辰師張不疑

師正

時不疑方五十齒少

踈搖咀嚼頗艱後熙寧丁巳不疑師昂復招見為武陵之遊凡巨齧大截利若刀截時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詰焉得樂固之時予滿口搖落危苦懸帶謾以此藥試之輒爾再因求此方以療病齒者凡用之皆效題曰西嶽蓮花峯神傳齒藥方序曰元亨在天聖中結道友登嶽頂齋宿祈祠方已遍遊三峯酌太土泉至明星館於故基下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洗滌

而後可辨讀之乃治口牙烏髭藥歌一首慮歲浸月
久剝裂不完遽錄以歸而後朝之名卿巨公訪山中
故事語及者皆傳之修製以用其效響應歌曰猪牙
阜角及生姜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早蓮槐角子細
辛荷葉煎荷心子也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鍛研然將
來使最良措齒牢牙髭髮黑誰知世上有仙方不疑
晚學益深經史沿革講摩縱橫文章歌詩舉筆則就
著括異誌數萬言倦遊錄八卷觀其餘蘊盤錯於胸
中與余武陵之別慨然口占二詩云憶昔荊州屢過

從當時心已慕冥鴻渚官後伯唐齊已淮甸詩豪宋
惠崇老格疎閑松倚潤清談蒲洒坐生風史官若見
高僧事莫把名叅技術中又一藥碧璋孤雲冉冉歸
相攜情密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後約
期風義見於詩焉 五壺清話

進火杓草方表

臣聞食石飲水可作充腸之饌餌松食栢亦成採病
之方是以療飢者不暇於珍羞愈病者何煩於異術
既獲濟時之藥敢陳被物之形不耻管窺輒干天聽

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謂四時惟運負陰陽者必有可觀萬彙發生吐風雲者寧無所益俱承帝力咸荷天休或叨摘採之知願試苦辛之效伏惟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應真祐德上聖欽明仁孝 皇帝陛下慈深憫物道切憂民行百王久隆之文納群后可言之事以至思沾兆庶信及豚魚風雨順而災沴不生天地和而黎元盡泰宸衷不倦聖意難窮臣因聽政之餘備閱古方之祕盡醫民瘼徧討物情唐太宗輕剪龍鬚唯思一將宋高祖碎春琥珀止慙三軍又

馬能並吾皇廣添歷代之寶書甄別三王之所澤成蘇萬有溥活群生日月久照之方明幽罔間華夏昇平之俗造次奚論臣過逢盛時歌謠景泰知皇風之下建拯聖慮之猶勞不惡緘言常思報國既服唐虞之教尚乖葵藿之能森森群流已遂朝宗之望茫茫列曜既諧拱極之誠是以不度僭踰輒形簡翰事稍同於葑菲理切近於葛藟臣所聞奏者因換富州龍興觀元始天導三皇大帝殿基掘得一十碑石小內說修食術氣併草藥方二件臣依方差人訪問採覓其

草頗有其異金銀線素根紫策對節而生蜀號為火
杓草莖葉頗同蒼耳不費登高歷險每常求少獲多
急採非難廣收甚易儻勤久服旋見神功誰知至賤
之中乃有殊常之效微臣自喫至百服眼目輕明即
至千朝髭鬚烏黑筋力頗健效驗多端臣本州右都
押衙羅一守曾因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其
病立愈又太惠寺中和院僧司副正明救天師智嚴
年垂七十忽患偏風行履妨廢臣與十服旬日病瘳
又有玉局化王道士皇甫因上元日與合城奏醮中
風口眼喎斜時時吐瀉臣與十服立便得瘥今輒修
合一百劑謹差木番職貢史元龜奉表奉奏臣無任
瞻望聖恩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見忠定公語錄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二

董刊本作卷五十一書畫技藝

太祖賜翰林書畫

一

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十卷皆紙札精妙多先唐舊書亦有是徐鍇手校者其後散失過半惟演再入院皆排得千餘卷而不成部秩其三史三國誌晉書即是鬼向李宗諤在院時奏請其書印署部秩

二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二

書畫技藝

太祖賜翰林書畫

一

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十卷皆紙札精妙多先唐舊書亦有是徐鍇手校者其後散失過半惟演再入院皆排得千餘卷而不成部秩其三史三國誌晉書即是鬼向李宗諤在院時奏請其書印署部秩

二

太祖平江南所得圖畫賜本院初有五十餘軸及景德咸平中只有兩村牧牛圖三軸無名寒蘆野鴨三軸徐熙筆五王飲酪圖二軸周文筆舉亦令重裝焉
見金坡遺事

祕閣藏書

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常置祕閣命吏部侍郎李志兼祕書提點并御圖書選三館書正本萬卷實之置直祕閣及校理之職命至擇其人奏置吏以內侍監之其外省自隸百司祕閣列於集賢之下寫御書

及百餘卷即祕監以奉奏御退藏於祕閣內居從中降圖畫及前賢墨迹數千軸以藏之淳化中始造閣成上飛白書額親幸召近臣縱視圖籍賜宴又以供奉僧元藹所寫御容二軸藏於閣
見楊文公談苑

置御書院

翰林學士院自五代以來兵難相繼待詔罕習王書以院體相傳字勢輕弱筆體無法凡詔令刻碑皆不足觀太宗留心筆札即位之後募求善書許自言於公車置御書院首得蜀人王著以士人任簿尉即

召為御書院祇候遷翰林侍書著善草隸獨步一時
 智永禪師真草千字文缺數百字著補之刻石但
 見形範而無神妙世亦寶重之修東嶽廟立碑命著
 書著時任著作佐郎辭以官卑不題刻即日遷著作
 郎時呂文仲為翰林侍讀與著更作禁中宿 太宗
 每歲九月後至暮夜即召宿直侍書及待詔書藝於
 東門北偏小殿內張燭令對御書字或問以外事常
 以至一夜而罷著善大書其筆甚大全用勁毫號散
 卓筆市中鬻者一管百錢初以紙一番令書八字又

一番分畫六字又一番書四字又一番兩字又一番
 一字皆極於道勁上稱善厚賞之著後官至殿中侍
 御史賜金紫太平興國中選善書者七人補翰林侍
 詔各賜緋銀魚袋十萬並兼御書院祇候更配宿兩
 院餘者以次補外官自是內著書詔筆體一變塚然
 可觀人用傳寶遠追唐室矣見楊文公談苑

祕閣畫

太宗皇帝淳化元年八月內出古畫墨跡百一十四
 軸藏之閣上有唐太宗明皇晉王羲之獻之庾亮梁

蕭子雲唐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懷素懷仁墨跡類
愷之書維摩詰像韓幹馬薛稷鶴戴松牛及近代東
丹王李贇筆千角鹿西蜀黃筌白兔一時之妙也今
懷仁墨跡維摩詰像韓馬薛鶴不存考之積年舊籍
亦不復載大中祥符八年榮王官又延燔祕閣然則
書畫豈亦有亡逸耶祕書省請以祕閣所藏墨跡未
經太宗廟摹刻者刊于中有旨從之至建中靖國
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內出緡錢十五萬趣其工以八
月旦日畢釐為十卷上之東丹王名突欲阿保機之

長子也唐同光中從其父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為
長子也唐同光中從其父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為
長子也唐同光中從其父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為

國以突欲為東丹王保機死其母立其次子突
欲欲自以失位且畏迫遂歸中國唐明宗賜姓李氏
名贇華出鎮滑州贇華尤工書歸朝載書數千卷自
隨亦能為五言詩其子尤欲亦善丹青千角鹿出虜
中觀其所畫誠妙筆也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卷首
題梁令瓚姓名而以箕宿為風星蓋避明皇諱也此
雖不知畫者為誰要是唐人妙筆耳然經星為有十
二宿初疑亡去其餘徐觀其用筆次第所畫蓋至是

蕭子雲唐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懷素懷仁墨跡類
愷之書維摩詰像韓幹馬薛稷鶴戴松牛及近代東
丹王李贇筆千角鹿西蜀黃筌白兔一時之妙也今
懷仁墨跡維摩詰像韓馬薛鶴不存考之積年舊籍
亦不復載大中祥符八年榮王官又延燔祕閣然則
書畫豈亦有亡逸耶祕書省請以祕閣所藏墨跡未
經太宗廟摹刻者刊于中有旨從之至建中靖國
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內出緡錢十五萬趣其工以八
月旦日畢釐為十卷上之東丹王名突欲阿保機之

長子也唐同光中從其父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為
東丹國以突欲為東丹王保機死其母立其次子突
欲欲自以失位且畏迫遂歸中國唐明宗賜姓李氏
名贇華出鎮滑州贇華尤工書歸朝載書數千卷自
隨亦能為五言詩其子尤欲亦善丹青千角鹿出虜
中觀其所畫誠妙筆也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卷首
題梁令瓚姓名而以箕宿為風星蓋避明皇諱也此
雖不知畫者為誰要是唐人妙筆耳然經星為有十
二宿初疑亡去其餘徐觀其用筆次第所畫蓋至是

而止耳昔吳道子畫筆下筆未盡處後之人終莫能
繼豈妙於藝者常嗇其功而不欲盡耶傳古龍用筆
簡勁雖朽縑敗製而神氣動活曾不少虧牧羊圖品
格洒落皆妙作也比於下庫故畫中得之因加整治
藏之閣上牧羊圖乃曾氏子以罪籍沒然驗其印記
蓋太平興國初禁中所蓄畫也不知外人何自得之
千角鹿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傳古龍牧羊圖崇寧
四年八月有旨取入內留之見蓬山志

太宗摹品第一

太宗摹品至第一待詔有賈玄者臻於絕格時人以
為王積薪之比也楊希紫蔣元吉李應昌朱懷璧亦
皆國手然非玄之敵玄嗜酒病死上痛惜之末年得
洪州人李仲玄年甚少而摹格絕勝可侔於玄歲餘
亦卒朝臣有潘慎修蔣居才亦善摹至三品內侍陳
好玄至第四品多得侍摹自玄而下皆受三道慎脩
受四道好玄受五道慎脩常獻詩云如今樂得仙翁
術也怯君王四路饒又作摹說千餘言以獻上嘉歎
之皆涉治道見楊文公談苑

撥鐙法

錢鄧州 若水嘗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撇押鈎格抵用筆雙鈎則點畫道勁而畫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自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自斯公以至陽冰亦傳之希聲以受沙門詵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希聲奉達以詩寄詵光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併辟人此言光感其言因引薦希聲於旨倖至宰相刁術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而所書為時之絕李無惑工篆亦得其法查道始習篆患其體勢柔弱熙古教以此法仍雙鈎用筆經半年始習熟而篆體勢勁直甚佳

墨

仁宗嘉祐中宴大臣于群玉殿嘗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庭珪雙脊龍尤為佳品 出澠水燕談

草書

凡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近李君
簡善草書太宗甚愛之以贊善大夫直御書院王
嗣宗亦習而不能精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辨
素食言其難卒置也然小草尤難

僧善書

近年釋子中多善書者廬山僧顥彬茂將善王書闕
右僧夢貞善柳書浙東僧苑基善顏書多寫碑石印
板皆不下前輩壽春惠崇善王書又其次

張維

公言張維者蜀人也為沙門後反初尤善王書絕得
懷素之骨世鮮能及之王嗣宗曾薦於今上召試
御書院維自負其能少肯降原入院內環視諸人所
書不覺微哂衆怒共排之止得隸祕閣為楷書不就
景德末扈駕陵謁還經鄭州從幸開元寺觀新塔僧
前揖言聞公深信內典願為之碑因諾之後為撰碑
維為真書一時之絕也維貧薄甚後寄死人家

緡雲醞匠

緡雲權置一匠善醞經年者罔不醇美嘗令寫其方

俾建安酒家造之味絕佳不因召匠詰傳方之謬匠曰
方盡於是矣然其酸漿隨天氣溫炎寒涼量多少之
數均冷煖之節攬勺合嘗味體測此不可口授但心
能曉耳家二子亦不能傳其要此亦莊子斲輪之意義
也見楊文公設苑

王舍城寺壁

北都臨清縣北王舍城僧寺東一古殿皆吳生畫佛
像傍有題記類褚河南筆法國朝已來奉使大寮
者道出寺下例往觀之題名粉板或則取一二像今

且盡矣

祕府書畫

祕府書畫予盡待觀之二王真蹟內三兩卷有陶穀
尚書跋尾者尤奇其畫梁令瓚二十八宿真形圖李
思訓着色山水韓幹水牛東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
熙唐希雅蜀黃筌父子畫筆甚多退朝錄

畫三朝聖迹

皇祐中仁宗命待詔高堯明輩畫出三朝聖迹一百
事人物才寸餘宮殿山川車馬儀衛咸具詔學士李

此行誤在投壺格一條中不復見以下乃筆談樂教論也自此以後四葉皆是五十卷中事誤在于此處

謹按序贊為十卷白三朝訓鑿圖鐫板印賜大臣宗室

淑等不復見今傳樂教論皆摹本也筆盡無復昔之

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

也

壽聖寺畫壁

王鉞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為一時妙絕

畫工凡十八人皆殺同為一坎瘞於寺西廂使天下

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餘堵其間西

廊迎佛舍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

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世之摹字

世之摹字者以下是論字當另也

者多為筆勢牽制失其舊跡須當橫摹之然不問其

點畫惟舊蹟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散草隸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

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

自成一家 見筆談

畫廳

淳化甲午李順亂蜀張乖崖鎮之偽蜀僭侈其宮室

規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為之公至則盡損之

如列郡之式郡有西樓前有堂堂之屏乃黃筌畫雙
鶴花竹怪石甚衆名曰雙鶴廳南壁有黃氏畫湖灘
山水雙鷺二般畫妙格冠於兩川賦鋒既平公自壞
屋畫置其畫為一堂因名曰畫_廳湘山野錄

辨畫絹

唐彥猷侍讀詢弟彥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彥猷
知書好古彥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踈秀比六朝
人物尤精翰墨遣一小扎必以華牋妙管忽一客携
黃筌梨花卧鶴於花中歛羽合目具態逼真彥猷蓄

畫最多開篋蜀之趙昌唐之崔彛數名花較之俱所
不及題曰錦江釣叟黃筌筆彥猷償其半因暫留齋
中少玩其絹色晦淡酷類縑彥猷訝其圖角有巨印
徐潤揭而窺之乃和買絹印彥範博知世故大咲曰
和買始於祥符初因王勉知潁州歲大饑出府錢十
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蚕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
爾為例黃筌唐末人此後人矯為也遂還之不受其
誣也 見玉壺清話

書字肥瘦

唐初書字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
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已後變為肥厚蘇靈之輩幾於
重濁故老杜云書貴瘦硬方有神雖其言為篆字而
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正元元和已後柳沈之徒復
尚清勁唐末五代字學大壞無觀者其間楊凝式國
初季建中妙絕一時而行草結字亦主於肥厚至李
昌武以書著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未叔評書曰
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世命之
為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後主鄙之曰真卿

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脚田舍漢耳 見

東軒筆錄

蜀人善畫者

蜀有孫太古知微善畫山水仙官星辰人物其姓高
介不娶隱於太面山時時往來導江青城故二邑人
家至今多藏孫畫亦嘗畫于城都今壽寧院十二曜
絕精妙有先君題記在焉又有李懷襄者成都人亦
善山水又能馮水石毛翎其嘗所居及寢處皆置筆
雖夜中酒醒睡覺得意時急起畫於地或被上遲名

模寫之則於優乎居所為也又有趙昌者漢州人善
畫花每晨朝露下時遶欄檻諦玩乎中誦彩色寫之
自號寫生趙昌人為趙昌畫染成不布采色驗之者
以手捫摸不為采色所隱乃真趙昌畫也其為生菜
折枝果尤妙三人者平生至意精思一發為畫故其
為士而能名於世又有王有者漢州卒也州將每令
趙昌畫則遣有服事供應久之其畫遂亞於昌其為
人亦清潔有巧思非卒之流輩也 見東齊記事

葉子格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
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
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
者卷難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
選之類是也散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
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代國初猶然
後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
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
取葉子歌名紅鶴阜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戲章

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予少時亦有
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見歸田錄

投壺格

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談詩賦賦文或投壺以娛賓
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為傾雅險詖不足
為法而舊圖為奇箭多與之筭如倚干帶劍之類合
皆廢其筭以罰之顛倒反覆不忠之大者柰何以為上
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之筭以明逆順大抵以精密
者為工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激倖者無所措手足

此以見之

雖間燕嬉戲之中亦不能忘于正也

漢次序贊為十卷曰三朝訓鑒圖鐫板印

賜大臣宗室

張僧繇畫壁

保定軍東北數里曰路疇一小寺殿後照壁舊有畫
水世傳張僧繇筆勢若搖動真名手也熙寧初地震
壁壞好事者或取一二段藏去今無復可見矣

近時名畫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
尚書其山水寒林狂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

此條直接畫三朝聖
跡一條下

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
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曾
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軟俗殊無古
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

歸田錄

玉堂壁畫

玉堂北壁舊有董羽畫水二堵筆刀猶勁勢若動搖
共下三尺頗有兩壞處蘇易簡為學士尤愛重之蘇
適受詔知舉將入南宮屬於同院韓丕使召完葺之
蘇既去韓乃呼吐之赤白者汗漫其半而用采畫檻

欄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恨累日命水洗滌而痕迹至
今尚在時人以蘇之鑿尚韓之純朴兩重焉見金坡
遺事

君謨潤筆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
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錄筆格大小龍茶惠山
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咲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
有人遺予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嘆曰香餅
來遲使我潤筆猶無此一種物茲又可咲也清泉地

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見
廬陵居士歸田錄

王捷鍊金

真宗朝有王捷者汀州長汀人少時薄遊江介至星
子縣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黃白術未盡其要後再遇
其人於苑山相携至歷陽指示靈草芹傳以和合密
訣試皆有驗別仍付靈方環劍緘滕之書戒曰非遇
人君慎勿輕述捷後以佯狂禁配流嶺南時供奉官
閻門祇候謝德權適總兵頗聞其異捷後竄歸闕下

權乃館於私第練成藥銀上進 真宗異之命隸軍

籍使劉承珪誥其事捷以師戒甚嚴終不敢泄唯願
見至尊面陳於是承珪乃為捷改名中正俾詣登聞
始得召見即授捷許州散掾留止京師尋授神武將
軍致仕仍給全俸選高州刺史康州團練使前後貢
藥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寶常時賜臣下
天慶觀金寶牌即其所鑄金也然中正亦不敢妄費
唯周濟貧乏崇奉仙釋而已今汀州開元寺乃其施
財所建也卒贈鎮南軍節度使此近古所未聞也見

雪中芭蕉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像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真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子家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群雄曠代絕筆又歐陽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盡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為識畫也

黃梅出山圖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蹟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按樂圖

國史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曰此霓裳第三疊

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為之凡
 画奏樂止能画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字何曲無
 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舉
 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
 疊前六疊無拍至七疊第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
 樂天詩云中序擘駮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也第三
 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說
 嘗有人觀畫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
 散中有數聲異他曲如撥儷聲之類是也

沈括論畫

畫牛虎皆畫毛唯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
 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
 大凡畫馬其大不過盈尺此乃以大為小所以毛細
 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
 為小理亦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有別故名
 輩為小牛小虎雖毛畫但畧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
 冗長約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
 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

亦不法此庸人襲跡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
館及塔樓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為自下望上如
人平望塔簷間見其椽桷此謬論也大抵山水之
法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
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溪谷間
事又如星舍亦不應見其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
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却合是
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法其
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畫工畫佛身
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謬也渠但見
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圓也又有畫行佛光尾向後
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劫風不
可動豈常風能搖哉

已上四條見筆談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三

董刊本作卷五十一

書畫伎藝

字訛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字愈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按字書吳字本從口吳音^{從吳音扶}棍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兩漢篆文尚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按棗字從東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如卯金刀為劉貨泉為白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三

書畫伎藝

字訛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字愈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按字書吳字本從口吳音^{從吳音扶}捉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兩漢篆文尚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按棗字從東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如卯金刀為劉貨泉為白

水真人此則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亞音
酉從金如柳駢畱皆從亞非卯字也貨從貝真乃從
貝亦非一體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本史所記必有一誤
也

韓偓墨債

唐韓偓為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
奕處偓天福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逐家馬慶
曆中予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
年奕詣獻之以忠臣得司士參軍終于殿中丞又予

在京師見偓送詵光上人詩亦墨蹟也與此無異

畫佛圖光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當大會中對萬眾
舉手一揮圖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畫家為之自有
法但以肩倚壁畫臂揮之自然中規其筆畫之麓細
則一指拒壁以為準自然均勻此無足奇道子妙處
不於在此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跡

晉宋人墨跡多是吊喪問疾書簡唐正觀中購搜求前

世墨跡甚嚴非吊喪問疾書蹟皆入內府士大夫家
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留傳至今鯉魚當
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
魚鯉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為一里
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沈括論書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
法度必資講學嘗患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
字三字四字合為一字者須字字可折若筆畫多寡

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
為一當使乂木几又有四者大小皆均如未字乃工
二字合當使上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
寡相遠即不可強牽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
則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今即取上齊知
則取下齊如從未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
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
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之良法也

毛本無此
字同也今七

樂毅論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筆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跡唯樂毅論石本在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偽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親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數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數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至雖閒燕嬉戲之中間

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以上俱筆談

此下當接壽聖寺函釋等八條今誤在五十二卷中

霜花紙

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監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青州時下云未詳事涉為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從近刻校其家尚餘數幅

和目錄作沂近刻作和

王和公家書畫

王和公家有晉諸賢墨跡唐相王廣津所寶永存珍有祕圖刻閣立本畫老子西昇經唐人畫鎖圖王冀公家褚遂良書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見祿東贊步輦

圖錢文僖書畫最多有火令黃庭經李邕雜蹟錢宣
靖家王維草堂圖周安惠家王獻之洛神賦蘇侍郎
家鄭魏公諫太宗圖楚樞密有江都王馬王尚書
仲儀有回文織錦圖以上皆錄見者近人有收漢
祖過沛圖者畫跡頗佳而有僧為觀者所指翌日竝
加僧以幅巾退朝錄

李無惑

李無惑同安人善小篆為翰林侍詔蓋斯公陽冰之
之後未見其比徐鉉鄭文寶查道高紳申革葛湍皆

江東人善篆弟能及也其勁健端好又過於陽冰士
大夫家藏之以為寶錢塘人吳皓供奉造筆尤妙世
莫能及偕無惑常蓄藏數七十百管語人曰皓死當絕
筆無惑後為常參官宰邑歲常寄萬錢市大筆於皓
無惑今已死其小篆固無能嗣之者

僧擇仁

永嘉僧擇仁善畫松其初遍求為家畫松采其所長
而習之有善畫松身者朽皮者布枝柯者畫敘者根
石者擇仁盡得其意一夕夢吞數百條龍自是遂臻

於神妙絕嗜酒每醉揮墨於粉堵絹之上醒乃添補之千形萬狀極於竒怪曾飲酒永嘉市肆醉甚顧新泥壁取拭盤布濡墨洒其上來日少增修為狂根枯拚善畫者皆伏其神

董羽

董左人善畫水太宗作端拱樓命羽西壁畫龍水羽極其精思凡半年而畢羽時為翰林藝學衣綠意望恩賞太宗與宮中嬪御登樓皇子尚幼遙見畫筆驚畏呼哭不敢視亟令巧墁之羽卒獲賞

朱文濟

朱文濟者金陵人善鼓琴為侍詔性冲澹不好榮利專以絲桐為娛太宗令待詔蔡裔增琴為九絃阮為七絃文濟執意為不可復增裔以為增之善太宗曰古琴五絃而文武增之今有何不可文濟曰五絃尚有遺音益以二絃實無所關上怒斥出後遂增琴阮絃令文濟撫之辭以不能上愈怒面賜蔡裔緋衣文濟班衣上獨衣綠欲以此激之又遣裔使劔南兩川獲數千緡裔甚富足而文濟蓋受貧困殊

不以為念。上又常置新琴阮於前，令撫之。旁設緋衣、金帛賞賚物，以動其意。文濟終守前說。上令文濟及裔賚琴阮遣中使押送相府，召近臣同聽。文濟不得已，取琴中七絃撫之。丞相問曰：「此新曲何名？」文濟曰：「古曲風入松也。」上嘉其有終，亦賜緋衣。文濟風骨清秀，若神仙中人。上令供奉僧元藹寫其真留。

禁中

李成

營丘李成字咸熙，磊落不羈，喜酒善琴，好為歌詩。而

尤妙畫山水。周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召至京師，將以處士薦之。會朴卒，乾德中，陳守大同，農衛融以鄉里之舊，延之郡齋，日恣飲，死于酒。子覺仕至國子博士，直史館，贈成光祿丞，葬于浚儀。之魏陵鄉。宋翰長白為之誌，成畫平遠寒林，前所未嘗有，氣韻瀟灑，煙林清曠，筆勢脫穎，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師也。雖昔稱王維、李思訓之徒，亦不可同日而語。其後燕貴翟院深、許道寧輩，或僅得一體語。前則遠矣。考白所作成誌，則成未嘗仕也。而歐陽文

忠公以為成仕至尚書郎按白與成同時人又與成子覺同列於朝其所紀宜不妄又不知文公以為何據也王當以誌為當定

翟院深

翟院深營丘伶人師李成山水頗得其體一日府晏張樂院深擊鼓為節忽停槌仰望鼓聲不續左右驚愕太守召問之對曰適樂作次有孤雲橫飛淡行可愛欲意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失節也太守咲而釋之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留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之鼓岱山鄒嶧之篆下及漢魏已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為集古錄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為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真一代絕筆也公之守毫余主蒙城簿嘗得閱之

孔仁讓謙

杭州有雕木匠孔仁讓一時之絕手嘗於杭州善提
寺造千手千眼大悲觀音像既畢度置千手不能盡
凡數日沉思如醉一夕沙門語之曰何不分形於寶
焰之上仁讓豁然大寤如其置列焉特為奇妙後又
於明州開化寺造一軀如其法千手之制取於襄州
畫像凡五百手各執物器五百手結印本人迹也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三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四

董刊本作卷五十三

書畫技藝

陳文惠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

重筆刀勁健能為文字謂之堆墨八分凡天下名山

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迹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

喻浩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

喻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

喻浩歐集作預浩

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亦百年

杭州有雕木匠孔仁讓一時之絕手嘗於杭州善提
寺造千手千眼大悲觀音像既畢度置千手不能盡
凡數日沉思如醉一夕沙門語之曰何不分形於寶
焰之上仁讓豁然大寤如其置列焉特為奇妙後又
於明州開化寺造一軀如其法千手之制取於襄州
畫像凡五百手各執物器五百手結印本人迹也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三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四

書畫技藝

陳文惠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派雖點畫肥
重筆刀勁健能為文字謂之堆墨八分凡天下名山
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迹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

喻浩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
喻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
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亦百年

喻浩歐集作預浩

當正也其用之心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部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唯一女年十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為結締構狀是本梅字多作締宋本書誤高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歸田錄

宗諱耳

吳正肅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永叔未知其精粗四字從墨客揮犀

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日高漸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意也

高益之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眾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眾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

蓋管以發指為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也

宋迪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難此不此耳汝先當求一

敗墻張絹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像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像了然在日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皆境天皆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日進

徐鉉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

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端呼鼃切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端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徐熙黃荃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黃荃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黃荃并二子居寶居寶弟惟亮皆隸翰林院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

筆畫之殊草畧草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荃惡其勝軋已言其畫麓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荃等不能復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鄭工部

鄭工部文寶在江南師徐騎省鉉小篆嘗篆千字文以示鉉其字學不必出一中指之甲騎省嘗曰篆難於小而易於大鄭子小篆李陽水不及大若篆可兼爾

見湘山野錄

陳康肅

一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

於圍有賣油翁^{家圃}擔而^釋立^立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

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

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尔安敢輕吾射

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

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

無他惟手熟耳康肅咲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

斲輪者何異

二

陳堯咨善射百發百中世以為神常自號小由基及

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堯咨

云荆南當要衝日有宴集堯咨以弓矢為樂坐客罔

不嘆伏母曰汝父教汝以孝^忠輔國家今好不務行仁

也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之志耶杖之碎其金魚

見澠水燕談

覆射

丁文果司天監丞無他學惟善覆射太宗時以為
娛一日置一物器中令射之文果乃課其經曰蕩華蕩華
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數蜂也又令
壽王邸取一物令射之果曰有頭有足不石不玉欲
要縮頭不能入腹啓之乃壓書石龜也即日賜緋并
錢五萬見玉壺清話

蹙融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棊共行一
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以已常欲
有餘裕而致敵人於峻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
勝之

造弓

予伯兄善射自能為弓其弓有六善一者往體少而
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
五者絃散清寔六者一張便正凡弓往體少則易張
而勁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
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

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傳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為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挽過節節則無力

長則健而柱柱謂挽過啖則木強而不來節謂把指禪木長則柱短則虛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絃

聲清寔凡弓初射與天寒初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

勝矢此膠之為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

膠此所以射久而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

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當知也

板印書籍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

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

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

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

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

就火場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

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

神速常作二鉄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

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

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

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
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
木為者文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
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用藥鎔以手拂之其印
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保藏

造舍之法

造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浩所撰凡屋有三分去造毛本作聲營
自梁以上為上分地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五寸則廳堂也此謂之坊楹若干尺則配堂基若干尺以為椽等以上為中分階為下分凡梁長
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為椽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

基四尺五寸之類以致承拱椽栊皆有定法謂之中

分階級有峻平道荷輦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荷輦至報

人曰前倏又次曰前脇後一人曰後脇又後一人曰

後條末後曰後竿輦前隊長一人曰專習後一人曰

報賽前竿平時後竿平肩為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

肩為平道此之為下分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

為嚴善舊本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良工之一

業也

綴術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美家謂之專術專專文象形

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

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數數美綴之而已北齊祖亘

有綴術二卷二卷

算術算術

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驚臙圓錐

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算方

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

有塹堵謂如土墻者兩邊殺兩頭齊其併法上下廣折

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句以上廣減

下廣餘者為股勾股乘絃以為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

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以上廣乘之併

二位法以高乘之六面二隙積者謂之有隙者如累棊

層堦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

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

得之用芻童法為上行下別列下廣行以上廣減之餘

者以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假令積罌最上行縱

十二行行相罌次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當十
一行也以芻童法求之倍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行

十六以上廣乘之得之二十二又倍下長得十六併
入上長得四十六以下廣乘之得三百一十二併倍
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二十七百八十四重列
下廣十二以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得一百一十
併入上行得三百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
十九此為嬰數也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求見
合角不盡益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圓之術
出羨積也

凡圓田既能折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
法折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為折會之術置圓田
徑半之以為絃尺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皆為股
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勾倍之割田之直
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

^如入直徑以為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
則再割之數也假令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
徑減去所割二步餘三步步自乘得九用減弦外有十
六開平方除得四步為勾倍之為所割直徑以所割
之數二步自乘為四倍之得為八退上一倍為四尺
以圓徑除今圓徑十已足盈數無可除只用四尺加
入直徑為所割之弧凡得圓徑八步四尺也再割亦
依此法如圓徑二十步求弧數則當折半乃所謂以
也徑除之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於
此

曆術

淮南人衛朴於曆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

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惟一得二十九
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筭皆不入
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
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蝕凡四百七
十五衆曆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為多朴能不
用筭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筭凡大曆
悉是筭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傍通曆則縱橫
誦之嘗令人寫曆書寫乾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筭者
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

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筭者朴
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筭處則撥正而去熙寧中
撰奉元曆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得六十七而
已然已密於他曆已上見沈括筆談

蹴鞠

一

蹴鞠以皮為之中寔以物蹴鞠蹋為戲樂也亦謂為
毬焉今所作牛毬胞納氣而張之則喜跳躍然或俚
俗數少年簇圍而跳之終無墮地以失蹴為恥久不

墮為樂亦謂為尊毬踰也就東方之事故習蹴踰乃
習將之道後變鞠為木角者見其圓轉若自似辨其
其間不無法度形勢故有蹴鞠二十五篇也技臯者
賦詠馬又霍去病穿城塌音踏鞠穿地作鞠室也士之
言謂之論今有步打徒打不徒則馬打大有制規制
禮格用意奇巧取其精練者為上今聖精敏此藝置
供衙打毬供奉亦猶唐有後園小打毬官也然時習
之不為常好也矣

二

此條毛本中山詩話與此不同

顏師古注霍去病傳去病穿城塌鞠云鞠以皮為之
寔以毛蹙蹋而戲也顏謂鞠乃如此至晚唐已不同
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斜皮砌作毬火中燂
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國朝

毛本落去丁晉公亦好焉作詩叙九字尤碍文義

士人柳三復最能之丁晉公亦好焉作詩叙述曰背
裝花屈膝屈反膝白打大廉斯又曰進前行兩步踧
脚立多時初柳為為進士欲見晉公無由會晉公蹴
後園柳往祠之毬果併出柳即挾取左右以告晉公
亦素聞柳名即召之柳曰欄懷所素業首戴毬以入

見晉公再拜者三出懷中書入再拜每拜轉轍至背
臂間既起復在幞頭上晉公大奇之留為門下客世
傳毬至賤藝天下萬事皆弟子拜師蜀毬弟子學毬
或富貴子弟而善毬者率多賤人每常賜以酒必拜
謝而去是師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
見劉貢父詩話

圍碁

一

圍碁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

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教之也其法非智不能能有高
下臨局下子則見其愚智也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
弈者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奕秋之
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
繳而射之則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歟曰非然也
佳奕人名秋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其不致志
也揚雄方言中關之東西異耳奕即碁也今碁品以
國手為極何謂國手耶孟子云奕秋通國之善奕者
也此言一國之內更無敵者如南朝以羊玄保為

逸品梁武帝同之然南此國局挾故言通國也若孟子時六國也若天下一統殊無抗敵可稱為天下絕格也齊高弟子也曰華隨在淮陽破敵為片縱橫以為碁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東漢馬融著賦焉今皇帝善奕可稱絕格也何耶凡諸道進碁者皆稱國格及賜侍御也 盡校二道三道焉御製局角國勢數卷班行

二

小說唐僧一行曾笑碁局都數凡若干局盡之予嘗

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名數可能言之今畧

舉大數凡方二數路用四子可變八千十一局方三

路用九子可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

十六子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

五路用二十五子可變八千四百七十二億八千八

百六十萬九千四碁局上下字號之手指碁局取勢

相擊隨多者為負排之上狹下寬名八勢人宋帝嘗

謂壯道鞠彈碁為一絕南朝盛行太平興國中宣問

能者進局并碁子上習未久而極其妙焉見贊寧要

四百四十三局下尚有二百餘字小注二百餘字皆見沈存中筆談碁局下乃彈碁事上亦疑有脫文惜未見贊寧要言也

四百四十三局

缺彈碁第一則可彈重刊本補

熙邦

其第一兩原雜注云漢解帝好蹴鞠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

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鞠劉鋼勸止之曰為

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此亦擊鞠唐書誤述

為鞠蹴彈碁今人罕為之有譜一卷蓋唐人所為其

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

今大明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李商

隱詩曰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

天詩彈碁石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

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敘碁用二十

四碁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黑子各六

枚與子厚所記小異如變子奕碁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

八十九道累白碁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美術

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惟增

減成一法稍異其術都不可用乘除但補虛就盈而已

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

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健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

美術另是一事不得
附彈碁之後

彈碁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鞠以蹴鞠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碁之戲予觀彈碁絕不類蹴鞠頗與擊鞠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鞠劉錮勸止之曰為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此亦擊鞠唐書誤述為鞠蹴彈碁今人罕為之有譜一卷蓋唐人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明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李商隱詩曰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

笑術另是一事不得
附彈碁之後

天詩彈碁石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敘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黑子各六枚與子厚所記小異如變子奕碁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累白碁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笑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惟增減成一法稍異其術都不可用乘除但補虛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数少則頗簡健位数多則愈繁不若乘

除之有常美然街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
膠一法乃為通術也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四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五

忠孝節義

范文正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
而為郡陳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匪公之節天下
歎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澠水燕談二卷

二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貴蘇子姑近郭買良田數千
畝為義庄以養群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

除之有常美然街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
膠一法乃為通術也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四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五

忠孝節義

范文正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
而為郡陳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匪公之節天下
歎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澠水燕談二卷

二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貴蘇姑近郭買良田數千
畝為義庄以養群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

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膳給聚族人
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並見澠水燕談四卷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
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陽荅曰某平
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進退以全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承禧歎息無以荅既而以太子少保致仕倦遊雜錄

陳喬

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机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
其謀及王師問罪誓以固守時張洎為喬之副常言於後
主為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
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為陛下建
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廳內語二親僕曰共
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
或謂張洎曰此詣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屍而瘞之明年
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掘得屍以右手
加額上如所觀者

揚文公談苑

劉溫叟

國初御史中丞劉溫叟博學博動必由禮義又諱岳叟終身不聽絲竹嘗令子和藥有天灵盖温叟見之悽然亟令致奠瘞于郊外五代士人鮮蹈禮義温叟以篤行為世所推水

燕談三卷

馬遂

慶曆末妖賊王則盜據甘陵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引兵還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撫使馬遂者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手殺元亮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遣行丁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名在此行也遂至

城下浮渡濠水呼守城者乘匹練縋身以上見賊隅坐為陳朝廷恩信爾能束身出城公為爾請於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自固天子遣一將提兵數千不日城陷血膏劍戟肉飽犬彘悔無及矣辭甚激切賊不答遂散終不能聽乃復白賊曰公有密旨願屏左右以語賊令左右引避遂起急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至遂被殺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時為之作傳出澠水燕談四卷

趙師旦曹觀

儂賊破邕州偶江漲遂乘桴公流入番禺時贊善大夫趙

師旦知康州到任始一日賊既迫境諭官屬吏民使避謂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守城而死乃監兵洎吾之貴尔若曹無預禍賊既至率弱卒不滿百禦之半日城陷趙與監兵者皆死之士卒得免者無一二先是一日趙方出其妻藏於山谷道上生一子棄草中賊去凡三日復歸視之尚生人謂忠義之感有曹覲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賊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餘里為賊所擒賊首謂曰汝乃好罵我南人作蠻者今日猶不拜邪曹竟不屈至晚積薪燔死于時本路主漕運者與曹有舊仍依師旦事勒詩于石朝廷贈覲太常少卿

子孫弟姪洎女子受官賞命服者數人趙贈衛尉少卿一子得殿直趙史君之事嶺外率知之康人為之立祠至今祭祀不絕

劉潛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屍大號而卒時人復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事併集于家

並見倦遊雜錄

徐積

山陽徐積仲車博學志行父石少亡積終身不登山行

遇石必避嘗冒暑道遇奔喪者輟馬以遺之徒行還家
年僅四十勉從母命作詩賦一舉登第久之喪母哀毀過
鄉人里化之葬其母助葬數千人澠水燕談三卷

支漸

資州資陽縣人支漸熙寧中喪母既葬廬墓日夕號泣
窮行膝步負土成墳有双白雀徘徊松上狐狸馴側觀漸
上土又有異鳥一日如丹每漸哭鳥亦悲鳴夜有一狐狸
環呼墳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群鳥翔集中有白鳥獨日至
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年七十每號慟

涕泣流如雨日食脫粟不盥手洗足所衣苴麻碎爛不
易鬚髮蓬亂久皆斷落見者為之悽惻隣舍子勾氏自
娶棄其父母觀漸至行感愧迎其親侍奉不怠漸後年
八十餘與其妻汪氏皆康寧白髮再黑四齒脫復生步履輕
健飲食如年人以為至孝之感神宗詔賜漸粟帛付之
史官元祐八年范祖禹奏乞優與旌獎以勸孝悌詔
以為資州助教並澠水燕談四卷

朱壽昌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

四方孜孜訪尋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
為閩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閩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
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為作詩序且譏激
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恚恨會定中丞劾
嘗作詩謗訕朝廷事下御史府鞠劾將至不測賴上
保持之止黜軾黃州團練副使軾素喜作詩自是結
舌不敢為一字東軒筆錄十卷

鍾離君

余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
令鍾離君與隣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一
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
窟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家
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窟處未改也
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兩政前縣令也身
死家破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
之復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
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
之女吾時瞻焉悲之義不可久辱當報吾女之奩篚

先求婚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
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言曰蘧伯玉耻獨為君子君
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子別求
良輿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
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
幼恨不記二人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
夫並東軒筆錄十二卷

魯簡肅

仁宗在東宮魯簡肅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

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
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時有所
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
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
先見教莫使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
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
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
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
歸適有鄉里親客遠來遂與飲之然臣既易服市人

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朕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盧陵歸田錄上卷

趙延嗣

趙隣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擢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

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以勵天下云

滄水燕談三卷

于令儀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尔素寡過何苦為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

子既去復呼之盜大惧語之曰尔貧甚夜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稱君為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堂延名儒以訓子及侄傑傲繼登進士第今為曹南令族

澠水燕談三卷

姚栖雲

唐正元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姚栖雲之父語其兄嗣未立無往某年少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歿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後其母再嫁栖雲鞠於伯母如事其母伯母亡栖雲葬之又招魂葬其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

以俸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門閭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敦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厚六世孫雅七世孫文八世孫敦真九世孫真十世孫宗明慶曆初本府奏自栖雲十世同居顯有孝行仁宗詔賜旌表復其徭役十一世孫和用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用至德又三世自慶曆至今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友如故姚氏世為農無為學者不甚富田數十頃聚族百餘口子孫躬耕農桑僅給衣

食歷三百餘年無人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干戈亂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也有也永樂熙寧併時隸河東余元祐中知河東以狀列於府乞特敷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表特免戶下役錢以旌孝義以勵風俗狀下尚書不報並澠水燕談四卷

莫鄴婦

翰林朱昂嘗撰莫鄴婦傳大為人倫之勸鄴婦少歸周謂謂紹州人布衣謂太祖召便殿試時務大稱上旨擢贊善大夫當天造之初凡所任人處置從便符

彥卿暴恣不法除謂為屬邑永濟縣令俾繩之彥卿聞其來視胆俱喪韃橐郊迓謂但揖於馬上果境上數強盜劫財傷人彥卿受賂縱之使逸謂出令敢有藏盜者斬不數日獲之解府即時斬決按奏具太祖大壯之興國二年詔遣副廣南羅述吉為轉運使以定嶺寇時奔命赴道不得與莫別後委寄繁劇嶺塞馳走不還於家二十六年父欲奪莫嫁之莫泣謂曰吾夫豈祿久困者耶食貧守死以俟之父不敢強莫執禮事舅姑益謹閨壺有法家素貧莫歲事蚕績得

絲則機而為杼軸勤儉自營生計漸盛子長築於外
置書令師教之後產業益豐舅姑將老選美丘大為
壽坎松楸茂密盡得其制又為其夫創上腴田數百
頃水竹墅高閣相望謂於仕路亦高節以莫二十六
年間畢一婚二嫁皆清望之族迨謂歸俱已皓首勸
夫偕老於家林焉玉壺清話五卷

張誠

鄆州須城縣楊村民張誠者其家自紹至誠六代同
居凡百一十七口內外無間言衣裳無常主旦日家長

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職事罔不祇勤張氏世無冠冕
者不讀書耕田捕魚為業無蓄積歲給一歲而能人
人孝悌友順六世幾二百年百餘口無一日少異亦
可尚也澠水燕談四卷

曹修古女

曹修古明道初為御史知雜上書諷莊獻太后還政
謫守興化軍暴疾終于室家至貧死之日無衣以斂
郡之寮屬若吏民之賢者莫不號慕歎惜相與出錢
帛數十萬贖之曹家女年始笄泣語其母曰先人忠

鄧名^潛天下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安可
受此以晚我先人之全德哉哭謝遣之吏民固請卒
不受一錢其純孝高識如此曹建安人四御史之一
人也並澠水燕談四卷

衛融

衛融字明遠太原劉崇相國劉勣助李筠融^為王師所
擒太祖責謂何故贊成劉勣李筠對曰大各吠非其
主臣四十口為劉氏溫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
殺臣臣豈為陛下用臣今得路必走河東太祖怒以

鉄槌擊其首遣曳出之融厲聲曰大丈夫死或重於
太山或輕於鴻毛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命釋之
召於御坐前以萬金良藥親傳其瘡賜襲衣金帶鞍
馬既而太祖欲放融歸乃先遣融為書以諭勣候用
光遜等即遣融去不報乃月授融太府卿賜第京師

崔翰

崔翰京兆人少鎮安軍節度充高陽關都部署召還
以疾留京師疾間請見上曰臣以身許國不願死於
家太宗壯之復令之仕翰驍勇有畧所至立功公少

時不修小鄆頗受飛鷹走獵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
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鄆從學及貴母已卞
捫其痕輒哭

史吉

康定初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
候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師所部數百遮戟門立於
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謀告吉曰如此兵
則完矣如城中百姓鬻糧何此往還之跡何可掩異
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於馬

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慙惧引轡而
返虜至圍城吉師下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寨主
監押完城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喪城寨吾論功乎後
官至團練女為郭進夫人亦有明識進善治家甚富
夫人嘗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衣食能幾何子孫皆
有官位望不輕胡為多歲以賤名也

任福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
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為列校凡六遷至遙領刺史寶

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
幹者除福為莫州刺史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五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六

忠孝節義

將師才略

忠孝節義

柳仲塗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
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祿求資以辦
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
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貲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
遣之議者以郭代之公義不能遠過 浥水燕談三卷

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技有勇
幹者除福為莫州刺史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五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六

忠孝節義

將師才略

忠孝節義

柳仲塗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
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祿求資以辦
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
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貲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
遣之議者以郭代之公義不能遠過

浥水燕談三卷

死婦阿毛

愍說者不知何人所撰偶一弊册中錄之云熙寧丙辰四月二十六日襄州通衢一死婦阿毛其夫楊金配隸房陵既死本州請陳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遭時大疫遂斃于道嗚呼轅門之匹婦豈不知改從於人免凍餒以苟餘生乎翻能以義歲中毅然不憚數千里之遠負夫骨以歸此節婦義女之為及斃於道天乎福善助順之理信所以難忱也膏梁士俗之家夫始屬纊已欲括奩結索求他耦而適者多矣宜將何

理以殛之 玉壺齋話二卷

馮守信

馮守信事真宗為步軍指揮使會郊禮其弟欲以其子冒為守信子取高蔭守信曰吾自行伍主上拔擢至此每愧無以報稱柰何欺之耶是歲并己子無所愛蔭以明于弟無所愛 滄水燕談四卷

田元均

慶曆中田元均師秦鳳其喪父乞解官奔喪仁宗累降手詔又遣中使勉諭元均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大馬之心不得自
從因泣下上視其貌乃許終喪其後富韓公以宰相
丁母憂仁宗詔諭數十竟終喪乃起蓋大臣終喪自
二公始澠水燕談四卷

相州部民張某

張洎言典相州日有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
陳縣上州洎詰之曰某家之姐貧困常取息少有所
負被其詰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為姐家報仇幸畢
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讐已報願

公執法洎曰殺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既出身就
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即某
隣苟不獲盜豈得安堵又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紲曰
我若滅口誰當辨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于
天下等死之義可乎洎曰吾將聞上免汝之死曰殺
人一家而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不誅是殺
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為幸洎嗟
嘆數四卒案誅河朔間無不傳其事者楊文公談苑

龔穎邵武人先仕江南歸朝為侍御史嘗憤叛臣盧絳殺其叔慎義又害其家後絳來陞見舞蹈次穎遽前以笏擊而踣之太祖驚問其故穎曰臣為叔父復仇非有他也因俯伏頓首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即下令誅絳義穎而赦之

青箱雜記二卷

劉溫叟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峯每赴內宴聞鈞奏回則號泣移時以謂若非君命則不至于是此與唐李賀父名晉肅賀不敢舉進士事頗相類

並青箱雜記二卷

張蘊

咸平中契丹舉國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完刺史吏民咸欲棄城奔於南山兵馬監押張蘊按劍厲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眾一潰更相剽奪狄未至而吾民已殘矣刺史若出吾當斬以徇由是無敢動者後為環州馬嶺鎮監押雖處窮塞猶建孔子祠刻石為記慶曆中范文正公適其地書其碑陰以美之蘊二子揆揆以文學才行有名于世皆登侍從

澠水燕談四卷

劉煇

鉛山劉煇俊敏有詞學祐嘉初連冠國庠及天府進士四年崇政殿試又為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判官喪其祖母乞解官以嫡孫承重服國朝有諸叔而適孫承重服者自煇始煇衰族人之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士人從煇學者甚衆乃擇山谷勝處以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館曰義榮齋未終喪而卒士大夫惜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豐厚

方能成其志而煇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澠水燕談四卷

富大監王郎中

扈郎中褒嘗言昔知蘇州吳縣蘇州士大夫寓居者多然無不請託州縣獨致仕富大監嚴三年無事相委又丘大傳舜元言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撓官政唯致仕王郎中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而未始告人斯二人者天下固未嘗知其廉節也

劉煇

遊雜錄

康定中趙元昊既虜劉平遂納吐蕃每與中國通陰相為援朝廷患之擇能使絕域者將以恩信喻唃廝囉讓唃廝囉皆頓首悔謝請以死捍邊因畫圖其地形尚書屯田員外郎劉煥上書請行間道馳至青唐城并誓書還奏仁宗嘉歎進直昭文館俄而元昊臣伏再加刑部郎中賜金紫煥之奉使也或數日不得食於佩囊中得藥數粒咀潤咽喉唃廝囉吐蕃呼佛曰唃廝囉譯為兒子二字稱為佛之兒子也更鼓自昏達旦三過而已每有公事量大小以綿綺裹其訟牒物多者為有

理 澠水燕談二卷

王達

王達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曇平生親友無敢一人敢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門者四十餘日曇生貶南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達追哭送之防者過之達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

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
數日曇感恚自死旁無家人遠使毋守其屍出為之
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殞曇於城
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
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士也歟能發於天性
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
不賢哉嗟彼手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
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
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

畏猛犬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恤
振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
夫必羞之凍水紀聞

潘盜謝福

皇祐四年五月廣原蠻儂智高率衆陷邕又將襲廣
至梧州有潘盜者棄妻子儒衣常持一大翼行坐歎
語南粵謂盜為愚儂賊聞具異召而問曰吾形貌如
何盜曰汝一賊尔他無所類又問曰梧州幾日可陷
曰百年亦不可陷又曰吾欲據此城以有南粵如何

曰汝將斬首豈能有粵耶賊遂害之一日城西有人疾呼曰城中將士宜無懈賊計窮矣明日當燒西門急備水以滅之問曰汝何人曰虎翼兵謝福也先為賊虜今忍負國故以死告語罷賊殺之明日果以硫黃聚草燒西門賴水撲滅賊方解去湘山野錄

將相才略

曹武惠

曹武惠彬始生周歲時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

餘無所視後果為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饗帝食雖兼領將帥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與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僅圖史衾席而已為藩帥中塗遇朝紳必引車為避過市戟其傳呵戒尊吏去馬不得越十輪恐墜過市井性仁恕清慎無撓強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至坐武帳止衣弋綈紵素而已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昌言請按朝廷察之止責右騎衛上

將軍未幾趙叅政詔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
不許見時公方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許朝謁士
論歎服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

王臺清話
一卷

二

曹彬事太祖時將討金陵責後主稱疾不朝之罪以
彬長者令為統帥將終全其城彬累遣言城中大軍
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為之圖後主將遣
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旬昌克期仲
寓將出彬屢遣言郎君到寨即四面罷攻終惑左右

之言以為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蓋敵
人之言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宴
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至二十六日
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成軍列至其宮城門後
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各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積薪
後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火既見彬
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歸有
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
皆力爭以為苟有不虞將誰執彬但咲而不答迥

等切諫彬遣百人為佯致輜重登舟有一卒負籠下道旋梯立命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跎後主既失國殊無心問

家計既升舟隨軍官吏入觀宮屏幃几硯什物皆設不動所賣特鮮矣後賈黃中知曰領賓客歷覽宮內見一斜門封鎖甚固即召官吏同啟鎖視之得金寶受用物計直三百萬緡城之陷也有淨德尼院近四十餘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城危亦積薪於院庭後主悔之約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為應當皆焚死是日浙兵縱火淨德遙現其焰起一

院四十人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 楊文公談苑

三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臣顯著為諸將之首諸子皆賢令瑋瑋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把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先生猷慈聖太后太后輔佐仁宗母儀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陽生饗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非元功陰德饗報深厚何以至此雖

漢馬唐郭殆無以過嗚呼盛哉 澠水燕談二卷

四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
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
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生其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既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
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歸田錄上卷

辛仲甫

太祖問趙韓王儒臣中有材勇兼人者何人趙以辛
仲甫為對曰仲甫材勇有文頃從事於郭崇教其射
法後崇反師之贍辨宏博縱橫可用遂召見時太祖
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不暇他試便令武庫以烏漆
新勁弓令射仲甫輕挽即圓破的而中又取鑿鏡令
擲之若被單衣太祖大稱愛仲甫奏曰臣不幸本學
先生之道願致陛下於堯舜之上臣雖遇昌時陛下
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上慰之曰
果有奇節用卿非晚後剔歷險易雍熙三年叅大政

公常為起居舍人使契丹虜主曰中朝堯進者真驍
將也如進輩有幾虜所以固矜者意謂進本虜族中
國無也公對若進輩鷹犬驚豺尔行伍中若進者不
可勝數虜主少沮以意致執中辛曰兩以誠講好今
諭約見逼臣有死而已嘗笑李陵苟輩生甘耻於羊
酪之城無足取也契丹厚賂遣之度其志必不可奪
也 王壺清話一卷

折御卿

折御卿淳化中拜永安節度使府總管契丹萬餘騎

忽入寇御卿一擊遂敗斬五十級獲馬十匹擒司徒
舍利數十人虜中號為突厥太尉 太宗大賞之自
後世襲其爵子孫繼為府州總管治其郡夏倚中立
常言嘉祐中為麟倅公牒至府州其時乃御卿四世
孫不類胡種雖為雲中北州大族風貌龐厚揖讓和
雅其子弟亦粗知書留州中凡數日出圖史器玩琴
樽弧矢之具雖皇州縉紳家止于是爾信乎文德之
遐被秣數馬于庭雖上閑殆少歲仲春縱遊北于燕
山孕歸于樞任自產其種必渥洼也然其乳罕有歸

者 王壺清話三卷

馬太尉

真宗車駕在澶淵大將王超擁兵十萬屯真定逗留不進馬太尉知鄴移書詎讓復辭以中渡無橋徒涉為患公命工度材一夕而就始肯出兵知鄴全義之子七歲父卒太祖軫念曰真羽林孤兒也召入內送國子學列青衿曹子之間御賜今名後果有立終三十餘為樞密使咸平初帥秦號為善政秦質羌酋支屬二三十輩殆二紀公悉遣歸諸蕃懷感終其任不

敢犯邊水泉銀鐏累歲不課不除主吏破產鞭朴累世公三奏悉已之知延州戎人將謀入鈇值上元令大張燈累夕大開諸門虜不測即皆引兵 王壺清話五卷

李士衡

李士衡少時有一俠者遺一剑囑之曰若他日發迹在於劍記之後為秘書 丞知劍州王均

亂成都陷漢州進攻綿不下因趨劍門 士

衡預度寇至城必不能守縱金帛居民保劍閣焚其倉庫厚募軍卒之流逆者得數千人賊果至公與監

兵裴臻據閔擊之倉廩既焚數夕大水雪均衆食敗
糟木皮臻與再戰斬凍餒者三千級墮崖壑者無算
賊霄遁保益州馳奏既上除士衡度支員外郎臻崇
義使公果因劍發迹以至貴顯逮卒劍亦失之
王壺清
話五卷

雷宣徽

雷宣徽有終李順亂為峽漕調發兵食規畫戎事大
有紀律至廣安軍賊勢充斥公瀕江之南樹柵一夕
陰晦賊衆掩至鼓譟舉火公安坐揖發氣貌自若賊
既合公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驚亂赴水火死者無

數遷右諫議知益州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右重閔
召土人嚴更警備初夕間道而出賊圍寺壞惟得擊
折者公喜施子豐於宴犒費不足則傾私帑給之奉
身止銅鞮勒而已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
者貧夫之鈞餌橫戈開邊拔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
顧及其死也一棺哉身萬事已矣悲夫景德初卒
王壺

王顯

王顯太祖在藩與周莹為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
見須為宰相但無陰德爾及長太宗愛之曰尔非儒

家素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墻取軍誠三篇全誦
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師定州便宜從事忽一日道
士通刺為謁破冠褐謁自稱鄴都觀主咲則口角至耳
亂髮若剛鬣謂顛曰昨日上帝牒蕃寇二萬至本觀
未敢收於冥藉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
世然減公算十年二端請裁之顛謂風狂叱起後日
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境即梁門也會西虜弓
皆皮弦緩弱不可用顛引兵勁襲大破之梟名將王
貴十五輩獲偽羽林印二組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

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王壺清
話五卷

楊信

楊信高陽人忠朴善御士卒開寶三年為散指揮解
居直大內之北一夕終夜忽夢巨龜啣敕叩其寢信
驚起披衣曰大庭必有警果太祖開玄武門急召信
入禁中擒叛黨杜庭等十九人陰以姓名授之黎明
畫為信所捕上擒至便殿不用吏鞠面詰得實悉戮
于市信忽患瘡太祖惜其善撫轄以重兵之柄委之
雖不能語而申明紀律嚴肅有度有女童曰玉奴

者天賦甚慧善揣信意凡奏事及指揮軍律賓客語
論但回顧女奴畫掌其字悉能代信語輕重緩急便
召避就盡協其意病將革忽能語太祖親幸其第信
力疾扶於榻感步叙謝音詞明徹至死猶叩頭乞嚴
邊備無忽邊障信泣太祖亦泣之翌日卒賜瑞玉小
珖為舍 並玉壘清話七卷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六



